



古裝片對傳播中國文化極重要

石雋憶大師胡金銓 拍戲重考據

早前由「鮮浪潮」舉辦的「亂世俠客行：胡金銓回顧展」尾場座談，影迷觀眾迎來《龍門客棧》主演石雋，及跟隨胡金銓導演學習剪接及導演的製片人李時蓉。石雋這位由胡金銓導演發掘，並合作數十年的演員一起，重看《龍門客棧》、《俠女》等影片片段，聽他談起關於胡金銓的點滴往事。在胡金銓導演逝世的第23個年頭，距離《龍門客棧》上映也已過半個多世紀，幀幀畫面裡不見他，他卻又無處不在。被那個曾與其短暫合作的許鞍華形容為「影子很長，很長」的人，早已在華語電影史上，留下了一道永不褪色的綿長光影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
被胡金銓導演發掘前，石雋是名藥學教授的研究助理。他本不願做演員，但胡金銓堅持勸他一試，就這樣他成了《龍門客棧》的男主角蕭少鏞，之後在《俠女》裡繼續擔任男主角，又參演《空山靈雨》、《山中傳奇》等片，1982年獲第二十八屆亞太影展最佳男主角獎，2012年獲第49屆金馬獎終身成就獎。儘管兩人年齡只相差三歲，他始終視胡金銓為師，時至今日一直致力於胡金銓作品的傳承與推廣。

「求好心切 事必躬親」鑄就風骨

石雋常用「求好心切，事必躬親」來形容胡金銓。「胡導演幾乎會搞所有工作，武美設計、海報設計，連搭景都要自己操刀，一些作品片名、片頭字幕也是他親筆書寫。」除此之外，胡金銓格外重視考據，其編劇作品均以明代為背景，他對於明史的通曉程度極高。而且他的考據不僅限於古書，還包括科技相關的現代書，石雋感嘆：「即便是學者，也不一定比他鑽研得深透，遑論是導演。」

與胡金銓「考據癖」相隨的，是他的嚴謹。《龍門客棧》裡那把「傘中劍」，就是為嚴謹符合史實，由他自己設計發明的。石雋回憶：「胡導演說在那個朝代行走天涯，帶劍是不可能的，會被官家盤問，而帶雨傘就正常。」因此，胡金銓特地到台南美濃的部落，找到專門製作傳統客家紙油傘的手工藝者定製了這把「傘中劍」，卻不想它成為了後世武俠影片中最為經典的武器之一。

石雋說，《龍門客棧》至少為華語電影帶



石雋(右)與曾經同胡金銓導演合作的製片人李時蓉。

來了七八年的「黃金時期」。這部幾乎開創了早期武俠電影先河的作品，由港台紅至大江南北，並跨出國門，於東南亞、南韓以及歐美各國中國城影院創下極高票房紀錄，而《俠女》則是華語電影史上首部於歐洲三大影展（坎城影展、柏林影展和威尼斯影展）均有獲獎之作。

胡金銓曾在1978年入選英國《電影指南》當年「世界五大導演」，時至今日他的回顧影展和電影節仍不斷在世界各地舉行。韓國釜山電影節甚至已三度為其辦展，在日本還有電影人撰寫關於他的研究書籍。他的影片被國際認可，同時也將影片中無處不在的「中國元素」帶到了其他國家觀眾眼前。

石雋說：「他的作品應叫古裝動作片，古裝片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播非常重要。」不止於服裝、化妝、道具方面，胡金銓可以說將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情結從各個角度融入

胡金銓重視考據，格外嚴謹。資料圖片



胡金銓《俠女》劇照。資料圖片

了作品。中國水墨畫般的構圖，京劇鑼鼓密集的配樂，包括演員打鬥的動作也極類同於京劇武打，石雋笑言，他和胡金銓導演自小都熱衷看京劇演出，傳統文化耳濡目染早刻在骨血，走到哪裡都不會變改。

期大師遺風啟發後世電影人

十八年前，石雋不辭辛勞籌措資金建立起「胡金銓導演文藝基金會」。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他，仍精神矍鑠、不遺餘力地推廣胡金銓作品，他說：「成立基金會一方面是為紀念他，另一方面是為讓現在及後代電影學子認識和學習他。」為此，石雋多年來前往國內外各地參與胡金銓的相關活動，曾深入上海戲劇學院、廣西藝術學院等院校出席胡金銓電影學術論壇講座。他希望青年學生注意到導演的技術與對藝術的高追求，也要明曉影片裡對中華文化中忠、孝、節、義的崇

尚與傳達。石雋說：「我不會太刻意強調電影裡的國家、民族意識，但相信學生們都能感覺到，也會去傳承。」

《龍門客棧》第一代男主角

當被問及多年合作過程中，從胡金銓導演身上學到了什麼？石雋毫不猶疑回答：「那就是不管做什麼，都要做到自己能力範圍的極限。」在如今古裝動作影視劇層出不窮卻又鮮有精品的時代，胡金銓耗費3年零6天拍《俠女》那種「慢工出細活」的堅持更加難得。希冀如今年輕一代的電影人回望大師的背影，在感觸良多之中，別忘將那可貴品質汲取。

近期有製片人提出想要重拍《龍門客棧》，石雋感到很开心。他謙遜地表示：「我不會提太多意見，只希望保留胡導演的電影理念與經典情節。如果有關於某場戲的

具體疑問，我會很樂意解答。」

製片人李時蓉說：「我只是第一個提出重拍《龍門客棧》的人，當時我找到胡金銓同意，並答應擔任藝術顧問及監製，培植年輕導演，合拍的批件是我去辦的，去年九月中，我拿到胡家三部戲授權，目前正在做籌備工作，希望開拍《龍門客棧》劇集。」



李時蓉和胡金銓合照。受訪者提供

提琴製作家黃煒權 巧手復原達文西里拉琴

潛心製琴30年，本地提琴製作家黃煒權又面臨一項新挑戰——沒有具體圖紙，也沒有見過實物，如何製作一把馬頭骨弦琴？他將想像變為現實，憑藉有限的資料文獻排除困難，製作出「銀色里拉琴」復原品。

黃煒權稱從小便對達文西的作品頗為熟悉，對達文西橫跨美術、工程、設計等多領域的造詣亦十分崇拜，恰逢2019年是達文西逝世500周年，他早便與相識多年的好友、小提琴家廖原（Vincent Liauw）探討應以怎樣的形式向達文西致敬，仿製馬頭骨「銀色里拉琴」的念頭由此而生。

製作過程中，他翻查了眾多資料，也與Vincent數次交換意見，但他笑稱製作過程很順利，是根據照片中馬頭骨的尺寸推算出琴的各部件的比例，再融合自己製琴多年的經驗、對藝術的感覺及想像，盡可能

去還原琴的神髓，他說：「通過深入研究里拉琴，我發現到很多巧妙之處，更深刻體會到達文西的偉大。五百年前，他利用馬頭骨的不同部位使琴共鳴發聲，剖開馬頭再焊返，用什麼線怎樣連接，什麼位置開窿使聲音更加響亮，每一處的設計都非常巧妙，帶給我製琴的啟發。」

這把還原神髓的「銀色里拉琴」現正於奧海城「想·像達文西500周年展」中展出，同場亦有8米高蒙娜麗莎巨型馬賽克裝置、《最後的晚餐》VR虛擬實境體驗、「尋找達文西的完美人體」測試裝置、發明天書手稿《大西洋古抄本》和機械手稿模型等，由即日起展至2月16日。

自學技巧 探索製琴奧秘

原來黃煒權學製提琴是小時受到鄰家大哥的影響，眼見其親手造出一把屬於自己

的獨一無二的提琴，「以現在的專業眼光看，那把琴當然不完美，但當時我感到非常崇拜。」這在他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，直至三十年前，用他的話說是一個「機緣巧合的機會」，和一班朋友一起「玩下」試製提琴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，迷上了這門技藝，「製琴總給我帶來驚喜，未做好時心裡十五十六，若最後拉出靚聲，會給我帶來無比的滿足感。」近年，他專注自學技巧，深入研究製琴學問，力求提升發音上的功能性，有幸遇到貴人提攜，有機會接觸無數名琴，深受啟發，製作出愈來愈多獨有韻味的提琴，即使是一把未完成的琴，他也有八九成把握預計出最終成品的發聲，「閉上眼用手摸，知道每塊板可以去到幾盡」。「很多人誤解，提琴最重要的是工藝，機器甚至3D打印都可以做得出一把琴。其

實提琴製作中綜合了多種知識，外觀線條決定60%的琴聲，如何令其共鳴共振得更好，其中也自有奧秘。」他解釋道。

他自小就受到不同藝術的薰陶，繪畫自小受到正統西洋美術的全面訓練，後來的作品風格糅合了國畫的技巧，自成一派。他同樣將對藝術的理解融入製琴之中，以豐富想像力將不同的素材排列組合，在製琴的道路上走出屬於自己的風格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三把「銀色里拉琴」鑄形。



製作過程中，黃煒權數次與廖原(左)交換意見。



奧海城正舉辦「想·像達文西500周年展」。



黃煒權製作出「銀色里拉琴」復原品。